

夕照红作品集

24

英雄出刀贯日月

上

著作
经典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夕照红作品集

英雄出刀贯日月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一九九八年

责任编辑：张 军

封面设计：唐 海

夕照红作品集
英雄出刀贯日月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9 字数：1420千字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204-04102-x /I·749

本套：32.80元

目 录

第一章	结下仇怨	(1)
第二章	救弱锄强	(71)
第三章	深仇大恨	(136)
第四章	两情相悦	(201)
第五章	英雄救美	(243)
第六章	痛惩色狼	(315)
第七章	拯救少女	(371)
第八章	智斗群敌	(446)
第九章	尽诉离情	(483)
第十章	突遭袭击	(496)
第十一章	情报错误	(554)
第十二章	绝处逢生	(604)
第十三章	情况复杂	(651)
第十四章	吐气扬眉	(688)

第一章 结下仇怨

山沟里流水潺潺，溪水冲过巨岩形成一个小水漩，发出唧郎唧郎的声音，很有节奏地配合着那个人的山歌。

那是个全身一丝不挂的瘦汉，其实这人并不瘦，只因为他的一身肉扭结在一起而形成栗子状，摸一摸就好像石头蛋一样。

他唱山歌，那当然就是他觉得爽嘛！

挺热的三伏天，山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能光赤溜溜地斜坐在山溪水中，太爽了。

他唱的山歌不好听，毫无节奏的唱，好似女人在无聊时的那种唱。

溪流中有几条鱼儿真作贱，不停地啃着这人的脚底板，啃得这位仁兄直想笑——痒酥酥的。

岩上放着一个小蓝布包，还放着两件怪兵刃——一根钢棍与一把小刀，钢棍二尺半那么长，比小儿臂细一点，小刀也不长，一尺多一点，也真够尖细的了。

这位仁兄哼着山歌洗着澡，望着蓝布包在发笑，如果要问那蓝布包内包的是什，追的人就快要进入山中来了。

迎面山坡上，忽然一群鸟飞上了天，山溪中的仁兄一瞪眼，他急急忙忙地抬头看，更急着抓起衣衫就往身上穿。

他本来衣衫已被汗湿了，如今和着一身水，一古脑地穿上身拔腿就往山上跑。

包袱掖在腰带上，左手棍，右手刀，拔腿一跃三丈高，却不料山下也翻过四个人来，四个带家伙的大汉围过来了。

这位仁兄一瞪眼，他低声骂道：“他妈的，小流球。”

莫把这小流球当地名，小流球是人的名，只不过现在说也说不清，因为从山下的两批人看来，一场全武打是免不了的，就要在这山沟里干上了。

从山上往下跑，要比从山下往山上跑快得多，上下两边一堵，洗澡的仁兄不走了，他坐在石头上两边看，脸上那股子笑模样，就好像有人看到了一张人皮笑脸贴在他面上一样，看来真是笑不笑哭不哭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

转眼间，来人已把这位仁兄围上了。

双方碰面先是一阵嘿嘿笑，这位仁兄当然也笑，只不过双方都是在冷笑。

笑着，这位仁兄带着钢棒打招呼。

“嗨！各位辛苦了。”

山上下来的大汉，抖着一脸汗珠，咬牙道：“操你先人，都是拜你所赐。”

山下上来的又黑又壮的粗汉更厉害地骂：“你奶奶的老皮，江湖上自从出了你这‘恶客’黄鼠狼以后，全变了，变得他娘的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偷、抢、骗成了你的家常便饭了。”

这位仁兄立刻猛摇手，道：“两位大执法，千万别发火，火走五内，气冲天庭，会要命的。”

黑汉又骂道：“去你娘的油嘴滑舌，不知死到临头。”

上面的大汉接道：“黄鼠狼，你他娘的真是名实相符。”

这仁兄再摇手，道：“在下黄书郎，千万别叫我黄鼠狼，书

香的书，大郎的郎，书卷味很浓的名字。”

黑汉怪叱道：“只可惜你的行为比真的黄鼠狼还叫我讨厌，王八蛋，先把东西交出来。”

他老兄伸手要东西，三尺半的长刀斜指在右下方，看来只等接过东西，他便是一刀杀了。

干干地一笑，黄书郎道：“什么？”

“你腰带上的包袱。”

黄书郎拍拍腰带吃吃笑道：“丁执法，这个包袱是我的呀。”

嘿嘿一声冷笑，姓丁的黑汉戟指黄书郎，道：“你说说包袱里都是些什么？”

黄书郎拍了又拍，笑笑道：“两件换洗衣服、一把醉银子，就这些罢了。”

姓丁的冷厉一声骂道：“你娘的臭皮，包袱里乃是我们少主给文彩姑娘下的聘礼——十颗明珠、镶宝石的首饰一套、外带银票一万两，你以为爷们不知道？”

黄书郎大眼一翻，道：“乖，这些东西真值钱，穷人一辈子也没见过，只不过我的包袱里没这些东西，不信你们看。”

他真的取下包袱，抖开来，就是他说的衣衫两件，还发出酸臭味，醉银子只不过十几块，加起来也不过二两多。

上面站的大汉猛地一抖乌皮鞭，怪叫道：“黄鼠狼，我操你娘，你把东西藏到哪里了？”

黄书郎叹口气，道：“我冤枉。”

姓白的怒吼道：“爷们追拿你百多里才叫冤，娘的皮，昨夜二更天，有人看见是你越过了墙而进入黑红门的后大院，还未曾追上你这王八蛋，你却一溜烟似的逃走了，你个狗操的出了名的恶客，天不怕地不怕，黑红门的东西你照拿，今天被爷们兜上，你还想逃？”

“今天你们要杀我？”

“门主的交代，人头加上你盗走的东西，一件不少地送到老爷子面前。”

黄书郎嘿嘿冷笑，道：“行，各位今天兜住我，我没话好说，东西没有命一条，只不过……”他说着瞟了几人一眼，又道：“只怕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乌皮鞭一丈三，姓白的抖得啪啪响连天，道：“王八蛋，你先吃老子一顿鞭子打。”

鞭把子在东，鞭梢子却“飒”地一声往西抽，流电似地往黄书郎的脖子上缠去。

甩肩摆头再加上塌腰，一个动作之后，黄书郎的身子变得真像只黄鼠狼，他已跃越过皮鞭，尖刀向姓白的扎过去。

姓白的身后三个人，三把砍刀并着杀。

“当当当！”黄鼠狼的右手钢棒猛一扫，他的人已自三人的头上穿过去。

只不过他刚越出五七丈，另一面，姓丁的已厉声吼道：“哪里逃！”

猛回头，黄书郎怒目而视，道：“逃？”

他只不过一个字出口，姓白的皮鞭与姓丁的长刀又挥打过来了。

黄书郎跃起就是三个大空翻，就在他的翻掠中，钢棒连着鞭梢猛一拉，姓白的上身猛一斜，黄书郎已落地旋身，他躲过斜来的一刀，左手尖刀已指在姓白的喉头上。

他并未下杀手，但他的话却是咬着牙说出来的：“我不杀你，白布衣，你回去转告你们少主一句话，文彩姑娘不嫁他，银子太多是吗？命却只有一条。”

那姓丁的，不错，他与白布衣均是黑红门的内堂执法，他的

名字叫丁卯仁，江湖上提起他两人，多半会退到一边站，如果提起黑红门，那更是叫人躲得远远的。

丁卯仁举刀不敢杀，他怕白布衣会先死在黄书郎的手上，当然，其他之人也干瞪眼。

白布衣却也不含糊，黑红门的人都是拚将，没有怕死的汉子。

“姓黄的，你下手，老子不会皱眉头，你仍然逃不掉黑红门的追杀。”

黄书郎尖刀猛一刮，刮掉了白布衣不少胡须渣子，他冷兮兮地沉声道：“我欢迎，姓白的，借你的金口传句话，我会盗宝，更会盗人头，叫左少强少打文彩姑娘的主意。”

举刀不杀的丁卯仁厉吼，道：“你个王八操的，文彩姑娘是你姑奶奶呀！”

黄书郎淡淡地道：“她不是我什么人，三天以前我甚至没听过她的名字，丁执法，我真的不知道文彩姑娘是谁。”

丁卯仁怒叱道：“你管的什么闲事？”

黄书郎道：“也许这就叫路不平众人踩吧。”他叹了一口气，又道，“唉，这年头想交个知心朋友可也真难呀，我若不是被朋友出卖，各位怕永远也想不到我会在这大山里洗着冷水澡了。”

丁卯仁骂道：“去你娘的，凭你这种大小通吃的王八蛋，你还会有什么知心的好友？早晚你小子必然会血溅五步，曝死荒郊。”

黄书郎一眨大眼睛，道：“对，所以我也认准了，能拿的我尽管拿，该动刀子的我下，他娘的，死也要拖个垫背的。”

他的尖刀猛一顶，一边的丁卯仁厉吼：“你敢！”

就在他的喝声甫落，黄书郎右腿猛一蹴，白布衣的膝盖几乎被他蹴裂开。

“啊！你娘的！”

黄书郎没有住手，一钢棒敲在丁卯仁的长刀上，他的人已弹升三丈高，好像身上长翅膀似的，斜着上身便往上掠去。

丁卯仁见白布衣痛得坐在石头上，豆大的汗珠子往下流，便犹豫着不知如何是好。

“快追呀，你们别管我。”

丁卯仁道：“你的伤……”

“我没关系，你忘了当家的命令？”

是的，黑红门当家的命令，不但要追回东西，还要加上黄书郎的人头一颗。

丁卯仁大手一挥，吼道：“包抄围杀。”

六个怒汉拔腿便往山上追，七个人一口气追到山峰上面，却发现黄书郎坐在石头上搓着脚丫子。

丁卯仁挥刀便杀，另外六个大汉也不闲，左一刀右一刀地照准弹起来的黄书郎便乱刀砍杀。

果然，黑红门的人都肯拚命，两个怒汉把刀直往黄书郎的怀里送。

另外四个人四把刀，在空中布了一道刀网，紧紧地罩住黄书郎的去路。

“叮当叮当”之声传来，两个怒汉倒下一双，却也将黄书郎的一条腿抱得紧。

这是不要命的杀法，这时就算刀把头切掉，下面的双手也不会松开。

“杀！”

丁卯仁的长刀扫过来了，对于这种良机，任何人也不会轻易放弃。

“当！”

黄书郎的尖刀竖着挡，右手的钢棒头上扫，扫开了四把下杀的刀，“哧！”那重伤的大汉在断气前送了一刀在黄书郎的后背上。

有一股辛辣辣的感受，黄书郎知道自己受伤了。

他左手的尖刀急旋而下，“哧”地一声割断了搂着一腿的粗臂，就在丁卯仁回刀杀的时候，黄书郎拔空而起，半空中他七个跟斗连空翻，带着一身鲜血一头钻进山林中不见了。

丁卯仁见死了两个人，他火大了。

“搜，他奶奶的，姓黄的伤得极重，他逃不远的。”

山林中发出沙沙声，丁卯仁的吼声又传来。

“散开来扩大搜索面。”

只不过这片林子并不深，半里路已到了林子的另一边，从山上遥望远处，一条人影正奔走如飞。

丁卯仁怪吼一声，道：“快！那小子往八里庄方向逃走了！”

五个人成一行，拔腿便往山下紧追过去了。

一条丈宽的小溪，真清爽，那么悠悠地流过了八里庄，八里庄只是个小镇，并不是乡间山庄，这儿住了百来户人家，树还真不少，除了四周大树外，每一户的院子里都有几棵半大不小的树，树荫下不但睡着人，还有几条老狗也把脖子贴在地面上闭目凉快呢。

八里庄的北头有一家小院子，热烘烘的太阳好像要把屋顶烤起来似的，有一片氤氲之气从屋顶冒上来。

屋子里有个小水池，池水是流动的，那是从小溪引进屋子的水，水池不太大，但也有八尺长五尺宽，一边放了一张软垫，棉毛浴巾挂在一张长椅上，水声哗啦啦响。唔，只见一条赤裸裸的身子斜斜地躺卧在水池一边，秀发紧紧地束住，嫩脸稍稍仰起，

修长的双腿时而在水面上露一下，仿佛两条象牙般光滑而诱人……这光景着实令人有着一种下意识的遐思与幻想，譬如轻轻地拥抱、浅浅地一吻，或者……

池中的女子顶多不过二十四五吧，也许二十刚出头，从清澈的流水中仔细看，她肤色之美，身段之佳，真是没话可说，尤其是一张脸蛋上，凤目流波，贝齿灿灿，俏鼻子好像是特意雕刻上去一样，说她有多美就有多美，只不过她的眉毛会跳动，相书上说这样的眉毛会克夫，要不然……

大热的三伏天能在这样流动的溪水中洗个冷浴，实在令人爽快。

这位少妇眯着眼，好像还在哼唱着，只不过她的声音不高，只有她一个人听得到。

后窗下便在这时闪进一个人，那人只在窗上稍推，便见窗户“咯”地一声，随之从窗户外翻进一个汉子来。

那当然是男人，而且是个结实健壮的男人，三十不到，顶多二十七八岁的模样，皮肤黑是黑了些，但却是亮红的，略圆的面孔上一对炯炯大眼睛，疏疏落落的几根胡须渣子，倒使他显得有些厚实的样子。

他的身上在流血，一身汗水把他穿的青蓝色衫裤湿透了，那副狼狈相，只看他苦兮兮地喘着气就知道了。

当他看清眼前的景致以后，他不喘气了，他张大了嘴巴，望着比他嘴巴张得更大的池中少妇。

池中少妇惊愣中发出“嚤哼”一声叫，几乎连头也缩入水中了。

“姑娘，切莫惊慌，我只要在这儿躲一躲，避了风头。你只管放宽心，紧要的时刻一过，我会闭紧了眼睛，忘掉一切所见，拔腿就走，请你多帮忙。”

“你……你怎么乱闯，闯到我这浴池来？你知不知道我这里是什地方？我是个闭门养老的寡妇，你……你……要坏了我的名节不是……”

那人反而笑了。

他吃吃地笑道：“别激动呀，我又不是故意的，如果不相信，叟，你看一看我的背上。”

他转过身子以背示向少妇，却吓得少妇似乎捂口发出“啊”的一声惊叫。

那人黄书郎是也。

他露齿一笑，又道：“我亲爱的好女人，我因被人追急了，才像个没头苍蝇似的，那管他什皇帝寝宫还是妓女院，老鼠洞也一样往里面钻。”

那女人急急地双手掩着酥胸，道：“你快去换个地方藏一藏，请别给我惹祸殃，我们这儿的乡邻不好惹，他们会合力活埋我呀！”

黄书郎面皮一紧，道：“你们这儿的人真霸道，别人家的事也扯烂蛋。”

“你快快走吧，叫人发现不得了。”

“你多多包涵，不是我不走，实在……实在你这儿最安全，我说好女人，我若不是背上挨了一刀，就凭那几个追我的人，哼！早就躺在山沟里了。”

便在这时候，外面传来哗哗啦啦的脚步声。

“丁爷，我们挨家搜。”

“对，丁爷，八里庄只不过百来户人家，一家挨着一家搜，一定能揪出那个无赖黄鼠狼。”

“先从东边搜。”

这声音是姓丁的，他的声音就是命令。

稍顿，便又闻得姓丁的道：“面缸床下，箱柜屋梁，就算他娘的女人尿罐也要翻过来看仔细。”

“是。”

这一声正是发自另外四个大汉之口，紧接着，外面传来叩门声。

“开门，开门。”

“喂，你们找谁？”

这显然是本地人走来问。

“少管，滚开！”

紧接着发出“咯”的一声响。

“呀，打人呀。”

“惹火了老子们还要杀人。”

于是，外面又传来叫门声。

“丁爷，一定在这一家，我们破门而入吧。”

“轰。”

大门被撞开了，姓丁的当先奔进来，身后面，四个大汉紧跟上。

这个院子是三合院，正屋里面不见人，左面厢间是客房，右面的——小溪自屋下面流过去。

姓丁的五个人找得很仔细，转眼间来到右厢门，一个大汉用力推，屋子里发出一声尖叫：“啊！强盗！”

姓丁的正是丁卯仁，黑红门的内堂执法，他在门边伸头看，只见池中坐着个女人在洗冷水澡，光溜溜，赤裸裸的，身段美得没说。

“强盗！”

“别叫，爷们不是强盗，爷们在追一个人。”

“我这里有什么人？你们快出去。”

姓丁的抬头四下看，立刻陪笑脸。

“对不起，打扰你洗澡，恕不奉陪了。”

姓丁的来这么一句过门话，气得少妇的柳叶眉变了样，她厉声叫：“把我的门关上呀，你们这些色狼。”

只这么一声骂，外面传来几声哈哈大笑。

笑声往大门外飘去，显然丁卯仁率领着四个大汉往其他家搜人去了。

“唔！”水哗啦啦地往上翻，水下面冒出个人头来，那是黄书郎的人头。

他的右手握着一把细尖刀，那么闪呀闪的闪过了少妇的酥胸，他喘着大气喷出一口冷水，道：“闷煞我了。”

少妇气得一瞪眼道：“最好是死了。”

黄书郎叹口气，道：“我被你压在水下面，憋得我喝了几口水，你却希望我死。”

少妇叱道：“你还不快些滚！”

“我如果一身湿濡濡的翻窗而去，一路上都有水的痕迹，那时候有人看见怎么办？”

“你打算住在我这儿？坏我的名节……”

“名节不值钱，小寡妇的日子不舒坦，今天你算是帮了我的大忙，我黄书郎会记在心上的。”

“黄鼠狼……黄鼠狼向鸡拜年，没安好心。”

“我的心最好，别把我叫成黄鼠狼，我的名字是诗书的书，杨六郎的郎，很有书卷气的。”

“只可惜你手上拿着刀，而且身上在流血。”

黄书郎眉头猛一紧，道：“我还得快些去治伤，他娘的，在水中这么一泡，怕是有得苦吃了。”

他跃上地面来，低头再看向水中赤裸裸的俏寡妇，不由得喷

嘖两声，道：“是男人都会为你狂。”

俏寡妇以双手捂紧酥胸，道：“快走呀，你……”

“别害羞，我已经被你压在水底那么久，还有什么好羞的？
嗯！”

“是你用刀逼我这样做，你还有理说？”

“总也算在一个池子里泡过水了。”

“你走，我再也不要见你，走呀！你……”

看来俏寡妇急得快哭出来了。

黄书郎叹口气道：“他娘的，名节名节，有多少女人死在这名节两字之下，死了丈夫的女人就等于失掉了一生幸福，不公平。”

“你走。”

“我当然走，我也为你抱屈呀！”

“我……”她落泪了。

只不过黄书郎不清楚她为什么会哭，是急哭的，抑或是说到她心中痛处才哭？

黄书郎摇摇头，他推开窗跳落在大窗外面，外面却有一股子热风迎面吹来。

黄书郎原打算去找一个人算帐的，因为他常去的地方只有这个人清楚，这个人就是小流球。

只不过黄书郎的背伤经过溪水这么一泡，又被俏寡妇的光臀压在水底下，不但刀口处翻卷开来，而且还泛着血红色的伤口，像是要溃烂。

他龇牙咧嘴地吸着气，歪着身子去找一个人。

黄书郎只要遇上什么令他解不开化不了的困难，他总会去找这个人。

他如今受了伤，当然也会想到去找这个人。

他不能在这八里庄上找个草药大夫医伤，他必然尽快地走，尽快地找到他要找的人。

迎着山风，披着朝露，黄书郎痛苦地走了一个夜晚，如果他不是有着那股狠劲，若是一般人，早就挺不直腰杆而倒下了。

虽然他如今已失掉那股子神采奕奕的精神，而且一身疲惫不堪，他却仍然在嘴角噙着一个浅浅的微笑。

现在，他已到了一个山脚下面，背上已是血干肉烂，额头上的汗珠子有热出来的，也有痛出来的，也就是冷热两种汗水不分家的湿透了他的衣衫。

转入一条上山小道，黄书郎举首朝远处望，断岩上正盘膝坐了一个身穿蓝衫短褂的怪老人，一头灰发偶尔飘拂一下，脸上的灰须是乱糟糟的，他本来是闭目迎着晨曦打坐的，但当他双目逼视向走来的黄书郎的时候，一双眸芒就好像两只炬电一般，露出炯炯的精光。

黄书郎刚刚含笑站在他的面前，他已嗓音低沉而柔和地道：“快一年不见你了，阿郎，你还未把大叔忘怀。”

黄书郎忙赔笑，道：“大叔，我来一次，总是要扰乱你老平静的日子，阿郎实在不忍呀。”

老人白了黄书郎一眼，叱道：“不错，没有困难，你是不会到水火洞找你的田大叔，可是，我老人家却希望你小子能时常来。”他看看满身湿透的黄书郎，又道：“你怎么了？你的气色……”

黄书郎道：“大叔，挨刀的人就是我这种气色嘛！”

老人一弹而起，天爷！这才发觉老人少了一双脚，而且他的右臂也好像是……

老人暴伸左手抓住黄书郎，道：“你伤在哪里？”